

唐詩形成的研究

方 瑜 著

牧童文史叢書 7

唐詩形成的研究

方 瑜著

牧童文史叢書 7

牧 童 出 版 社

ORIGIN OF POEMS OF T'ANG DYNASTY

BY FANG YU

COPYRIGHT © 1975

COWBOY PUBLISHING CO., LTD.

TAIWAN

R. O. C.

唐詩形成的研究

牧童文史叢書 7

著 者：方 瑜

發 行 者：牧 童 出 版 社

出 版 者：牧 童 出 版 社

臺北市溫州街 107 巷 5 號

郵政劃撥臺北第 18705 號

每冊特價：新 定價 NT\$ 60 元

初 版：中華民國 64 年 5 月 20 日

P 1000575

登記證：內版台業字第 1949 號

◀ 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 ▶

序

龍蛇筆底探雲根，珠玉千年拂眼溫。

豈有塵埃徒夢影，無端歌哭冷詩魂；

文章細把真堪老，麗句重吟不忍論。

楚雨靈山終寂寞，還諸缺憾問乾坤。

這是去年五月論文終於脫稿之後，當天深夜寫成的一首詩。雖然，整整一年半的時間，從收集資料，擬定大綱，到修改、贐抄，幾乎每天都在看詩、解詩、論詩，但自己也足足一年半沒有提筆寫詩了。這次寫論文的經驗，讓我深深體會到寫論文與寫詩、寫小文章的不同，前者之苦多樂少遠非後者所可比擬，更何況，在論文領域內，我只不過才初初學步扶行，

又不自量力選擇了這樣大的題目，當然其苦倍增。

記得還沒進小學，父親已教我背詩，第一首就是王翰的「涼州詞」，當時情景，至今記憶猶新。進入研究所，選擇論文範圍時，對唐詩之戀戀不能忘情，也許部分原因正植根於這迢遙的「鄉愁」吧！

最初，將心中尚未成熟的構想，提出向臺師靜農請教，立即受到極大的鼓勵，從如何着手收集材料，到最後稿成之後的修改，種種方面都使我獲益良多。尤其是去年靜農師病體未痊，仍爲我趕着看稿，仔細披閱，提供意見，糾正了我極多思想不清的地方。靜農師曾期許我能以「鳥瞰式」的視野，提綱挈領把握唐詩真正的血脈，「做一點發凡啓例的工作」，但因我膚淺的學力，鄙狹的識見，加以方法學訓練的闕如及資料收集之不夠完備，這篇論文遂僅能以目前這樣不成熟的面貌出現，實在深愧良師。

執筆之初，本想就前人之基礎，一方面追溯唐詩與南北朝之深密淵源，一方面更從中抽離唐詩獨有之創獲，分形式、內容與精神三部份分別探討，而將重點置於唐詩精神面之剖析。無奈寫至中途，期限已迫，不得已將精神的探索移作結語，對有唐一代歌詩的特殊生命力，只能略加觸及，實非本心。斯願之償，深望能俟諸異日。

目錄

序

壹、緒論：唐詩形成的淵源與背景	一
-----------------	---

(一)經學、玄學的消長與南北文化的匯流	一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(二)六朝文學新體對唐詩的影響	二
-----------------	---

貳、唐詩形成過程中體製聲律的沿革	一九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一)唐律用韻的問題	三三
------------	----

(二)平仄的格式與特殊的補救方法	三六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三)對偶的講求	四七
----------	----

(四) 近體詩的語法·····	五六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五) 絕句與排律·····	六八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叁、唐代的新樂府——古風·····	八三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一) 古風的用韻·····	八六
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二) 古風平仄的特殊形式·····	九三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三) 古風的對偶·····	一〇八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四) 古風特殊的語法·····	一一一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肆、唐詩形成過程中內容的擴大·····	一一五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一) 唐詩風格的特徵·····	一一五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二) 唐詩所表現的幾種類型及其前承與擴延·····	一一八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詠物與感懷·····	一一八
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邊塞從軍與閨怨·····	一三一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社會諷喻詩·····	一四一
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、山水田園與懷古詠史·····	一五二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伍、結論：唐詩本身的內涵孕育	一七五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一)積極的生命態度與濃郁的人間性	一七六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二)個性與時代性的並行	一七八
--------------	-----

參考書目	一八一
------	-----

主要參考論文	一八四
--------	-----

壹、緒論：唐詩形成的淵源與背景

在中國政治，社會與文學史上，唐代都佔有極為特殊的地位，自始至終充滿波瀾壯闊，鮮麗雄奇的生命力，幾乎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。而將這一代生命表現得最爲突出的應推唐代的歌詩。

唐詩是新舊思想交替，胡漢音樂雜揉，經過長期衝激後產生的全新作品，它不同於漢魏六朝，也有異於宋元明清，本文寫作的目的，就在試從形式、內容與精神三方面探求唐詩的特質。但在進入本題之前，勢必先追索唐代所以詩風特盛，名家輩出，新聲競唱的淵源背景與時代精神，現以兩種不同的角度試加剖析，這兩種角度其實只是一體的兩面，本質上是息息相關的。

(一) 經學、玄學的消長與南北文化的匯流

唐詩廣博的觸及面，幻變多姿的詩風，和南北文化的匯流及李唐特殊的考試制度，都有密切關連。現在先就南北朝的時代背景略加綜述。

魏晉以來的門第是構成當時社會的中堅勢力，這已是我國治中古史的學者公認的事實，唐李延壽作南北史，被人評爲「體近家乘，而非國史」，可見門第在當時社會上舉足輕重的情形，這些高門世族，以「天子不能臣，諸侯不能友」的氣勢，超然於政治上改朝換代之外，力求個人本身內在價值的培養與外現，以增加家族的光榮。他們力求個人表現的結果：在唐朝就是「玄理辯難」與「文學詩歌」的大盛，在北朝則爲儒家經學及典章制度的尊重講求。

先說南朝：

由於南朝不論時代、地域都上承東晉而來，因此不能不略加追述。自晉室南渡之後，出身高門的知識份子，處身「世亂相乘，河清難俟」的亂局，目睹篡弑的頻仍，對實際事功已不存指望，他們的人生理想逐漸由儒家轉入道佛，經學雖仍被目爲正統，老莊玄學却已由伏流變爲顯學。當時人以周易、老、莊合稱「三玄」，主張「適自然之性」，超脫漢儒經學訓

詰的藩籬，養性靈而啓玄想，執麈尾而事清談，談玄之風大盛於世。加以晉代西土名僧東來，中土高僧輩出，佛經的翻譯日盛一日，一變漢末的「小乘」佛經，而為「大乘」義理的講求，吸引了清談名士，他們與高僧往來論究不絕，彼此都受影響（見世說新語文學篇），佛家心性之學，清淨之旨與老莊的適性無為，因相通而逐漸混融，成為當時思想的主流。而且晉人特別重視「人物」，他們品評「人物」的價值標準，一以個人「內在價值」為主，與外在事功德業無關。當時人所稱羨的「人物風流」，正指個人內在修養在與人交接時，表現於外所產生的影響，劉義慶世說新語賞譽篇，每喜用自然界的山川、動植物來形容人物的標格，例如「森森如千丈松」，「稷稷如勁松下風」，「頽頽如玉山」，「軒軒如千里馬」，「如瑤林瓊樹，自然是風塵外物」等等，可以看出當時名士將文學藝術與生活融合為一的態度。錢穆先生在「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」中說：「魏晉以下門第中人，既不能在政治上有建樹，乃轉趨在文辭上作表現……以文學為私人不朽之所寄……當時史學重心在傳述人物，詩則重在人物自身的表現。」（註一）觀「昭明文選」錄晉世以下詩篇，分為「詠懷、詠史、感傷、遊仙、贈答」等類，詩人以詩歌表現自身感情的寄意，極為明顯。在魏晉南朝間出了許多大詩人，詩風也幾經轉折，反映出不同人格，在其置身的環境中，真實的感受與不同的表現方法。佛理玄談與文學詩歌的大盛，遂成貫串南朝四代共同的

特色，現略加申述如下：

南朝佛教思想已深入人心，帝王好佛較前代尤盛，而老莊玄談，也流風未沫，文士多受影響。宋齊梁陳四代，除齊高帝及梁武帝在位時，經學稍振外，其餘諸代君王都不以經學爲重，據梁書岑之敬傳稱：「當時父兄師友之講求，專推究老莊以爲口舌之助，五經中惟崇易理，其他盡閣束也。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，儒術由之稍振，然談義之習已成，所謂經學者，亦皆以爲談辨之資。」顧越傳也說：「是當時雖從事於經義，亦皆口耳之學，開堂升座，以才辯相爭勝，與晉人清談無異。……（梁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。」從這種「炫博鬪辯」式的講經，可見南朝經學的「不純」，廿二史劄記「南朝經學」條稱：「南朝經學本不如北，兼以上之人，不以此爲重，故習業益少。」這話是不錯的，宋齊梁陳四代君主所好的仍在文學；宋文帝立「儒玄文史」四館，明帝分「儒、道、文、史、陰陽」五科，將文學與儒玄並立，成爲主要學科之一；齊高帝和他的幾個兒子，都以文學著稱，「竟陵八友」更稱一時之傑，（以上均見宋書、齊書本傳）蕭梁父子更是艷稱千古，才高詞盛的貴族詩人，陳後主尤其沉緬詩酒，重文輕武。因此，廿二史劄記說：「齊梁之君多才學，而以蕭梁爲最」（註二），上有所好，下必風從，鍾嶸詩品序說：「今之士俗，斯風熾矣……膏衣子弟，耽文不逮，終朝點綴，分夜呻吟，……觀王公縉紳之士，每博論之餘，何嘗不以詩爲口實

「，可見南朝玄談未息，詩風大盛的情形。當時文人，既受佛道思想薰染，又受自由浪漫思潮的衝激，自然更走上「以詩爲歌哭」的途徑。南朝文學雖因重聲律、技巧，日漸流於形式主義，而不免「輕艷」之譏，但當時文風之盛，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

至於胡族統治的北朝，雖然崇文、信佛都與南方無異，但儒家的經學禮儀典章，在北朝却比南朝更受尊重，治經名家輩出，如徐遵明能通易、三禮、尚書、春秋，劉焯、劉炫更爲一代大儒，「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，不遠千里而至者，不可勝數」（見北史卷八二，儒林傳）。而北朝歷代君王，即使荒淫如齊高帝也知以經學訓子（見北齊書本傳），其餘諸帝自元魏到宇文周都崇尚經學，這種與南朝大異的情形，是因爲拓跋魏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，爲鞏固其統治權，不得不行的辦法。陳寅恪先生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」禮儀篇有詳盡精微的剖析，北朝歷代君主都敬禮儒士，講求經學，鑽研中國古代政治制度，立太學，置五經博士，逐漸形成胡漢共同建立的政權。而當時留居北地，未隨晉室南遷的高門世家，在異族統治下，想保持家風不墜，對世傳家學，更爲講求，重經守禮，尤其昔時，他們嚴守漢儒經學傳統，絕不沾染南渡衣冠清玄的習氣，牟潤孫先生在「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」一文中說：「北方儒生，信佛者頗衆，濡染玄風者則寡，……保守漢魏舊統，不在義理，而在訓詁」（註三）。廿二史劄記「北朝經學」條也說：「可見北朝偏安竊據之國，亦知以經

學爲重，在上者既以此取士，士亦爭務此以應上之求」。這是與南朝名士不同的地方。唐初進士兩種不同的作風與背景，也就淵源於此（註四）。

但如就文學作品詩歌而論，北朝君臣上下，對南朝文風都難免羨慕嚮往，這可從正史中找到明顯例證：如北齊設「文林館」招引文學之士，稱爲「待詔」，其中自梁而來的有：顏之推、袁爽、韋道遜、江旰、朱才、荀仲舉、蕭慤、諸葛穎等（註五），北周滅陳後，荆襄才士學人多遷入關中（註六）。隋滅陳後，晉王廣招引才學之士萬餘人，其中很多都是南方人。他們的文學修養大爲北朝君主倚重，對當時文風影響很大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庾信和王褒，周書卷四一王褒傳說：「建德以後，頗參朝政，凡大詔冊，皆令褒具草。」又庾信傳說：「陳氏與朝廷通好，南北流寓之士，各許還其舊國，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餘人，高祖唯放王克、殷不害等，信及褒並留而不遣。……世宗、高祖並雅好文學，信特蒙恩禮。至於趙、滕諸王，周旋款至，有若布衣之交；郡公碑誌，多相請託……自餘文人，莫有逮者」（註七）。從這些事實，可以看出立國未久，但久沾漢俗的胡族，在國體規模初具後，對南朝文采風流的愛慕與嚮往。

由北周入隋，煬帝繼立，他早在身爲太子任揚州大總管時，已深受南方文風的濡染，繼位之後，愛好之心尤切，推波助瀾，天下重文的風氣更甚，開始設立進士科，但尚未正式以

文章取士。

從上面簡短的敘述，也可略見南、北朝精神風土的異同，南北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唐代匯流；而且，由於考試制度的變革，平民得以抬頭，詩人所屬社會階層大為擴展，這都是唐詩所以能就南北朝基礎開一新局的重要因素，現在引史事略加申述如後：

李唐開國，恢復了大一統帝國的氣象，首先致力調和南北文化的歧異，欲使經學，文學並重。但當時朝中來自北方，籍隸山東或關隴的大臣，以魏徵爲首，極力反對江南尚詞藻，抒情的文學，認爲不僅與文以明道的傳統相背，而且有梁陳的前車可鑑，江左文學實爲亡國之音，決不可重現於新朝。可是另一派深受南朝文風薰習的大臣却「雅愛雕文藻繪」，「絺句繪章」。在這種情勢之下，太宗本人雖然嚮慕南風，治國方面却不能不力求重建儒家經學的威嚴。因此在歷史上留下許多互相矛盾而有趣的記載：貞觀七年，太宗戲作艷詩，令虞世南奉和，世南本人雖工於徐庾體，却上表進諫，不肯奉詔。（註八）續資治通鑑長篇說：「唐太宗乃英主也，乃學庾信爲文，此亦識見無以勝俗故也。」（註九）困學記聞也引蘇軾與鄭毅夫的話說：「唐太宗作詩至多，亦有徐庾風氣。」「唐太宗功業雄卓，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，嫣然婦人小兒嬉笑之聲，不與其功業稱，甚矣！淫辭之溺人也！」（註一〇）文中所說的「俗」，正指南朝風氣。宋人的議論雖難稱公允，但可以看出唐初文風仍在六朝籠罩之

下，太宗雖爲一代英主，也難以例外。可是另一方面，歷史的記載是：貞觀五年後，太宗屢幸國學，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，國學之內八千餘人，盛況空前。（註一一）貞觀八年，下詔令進士加讀經史一部（註一二）。貞觀二十二年，嘉獎考功員外郎王師旦「抑文」之論（註一三）。更命孔穎達等人修撰五經正義，頒行於世（註一四）。充分證明太宗當時所着重的——至少，公開提倡的——仍是經史，而非文學。文學在唐代取得優勢，由伏流變爲主流的關鍵，是在高宗時代。

唐代考試制度最重要的是明經、進士兩科，明經科專試帖經記誦，進士科則試對策。高宗調露二年四月，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請進士科加試雜文（註一五），永隆二年八月皇后武氏正式下詔說：「進士不尋史籍，唯誦文策，銓綜藝能，遂無優劣，自今已後，進士試雜文兩首，識文律者，然後令試策。」（註一六）所謂「雜文」就是詩賦。對策可以鈔襲，帖經只是背誦，加試雜文之後，別高下，定優劣，全憑詩賦文律爲主。這個詔書一下，「文學」與「仕途」才真正合爲一體。綜觀六朝以來，文學地位日增，天下重文風氣日盛的事實，可以知道武后這道詔命正順應時代潮流而發，與唐初魏徵等人「逆流復古」的言行完全不同，因此能事半功倍，人亡政舉，終唐一代，行之不衰。「利祿之途既開，好尚之情彌篤」（註一七），詩文既已成爲躋居通顯的終南捷徑，天下士人的聰明才智當然都會萃於此。不論是

寒門子弟，李唐功臣子弟或山東高門舊家，爲了爭取政治、社會地位，保全政治、社會地位，都不能不專力學詩（詩一八），殫精竭智，以求出人頭地。從此詩人不再限於君王或貴族子弟，魏晉南北朝四百年來門第社會對寒門的壓制，至此開始反擊，許多大詩人出自民間，詩歌的內容豐富了，境界擴大了，在「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」的風氣籠罩下，唐詩終於突破六朝宮庭唯美文學的範圍，開創了雄麗繽紛，燦爛奪目的新局。

但唐詩這種光輝的成就，政治上的助力固然有相當大的促成作用，主要仍是南北文化長期衝激而融合匯流的表現，關於這點，梁啓超先生曾經說過一段頗堪玩味的話：「經過南北朝幾百年民族的化學作用，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，唐朝的文學用溫柔敦厚的底子，加上許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，不知不覺便產生一種異彩來。」（註一九）唐詩所以能推陳出新，變化萬端，充滿豐富的生命力，自由浪漫的精神，正是由於唐代的詩歌中混流着南方與北方兩種極端不同的血液。關於這方面我將留待結論——唐詩的精神，再加以闡述。

以上略述六朝以來純文學的興起，經學文學的變遷與唐詩的關係，下面接着從另一角度，專論六朝新體在形式方面與唐詩的淵源。